

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 少年天子

凌力◎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 少年天子

凌力◎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天子 / 凌力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ISBN 978-7-5354-8379-9

I. ①少… II. ①凌…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3261 号

出品人: 刘学明  
责任编辑: 黄柳依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刘 星

---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丰盈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 73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张: 28.625 插页: 1 页  
版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58 千字

---

定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描写清朝入关后第一代皇帝顺治政治生涯与爱情生活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出版后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矛盾交织，自幼受到汉文化薰陶的顺治崇儒教，重文士，习汉俗，力倡“满汉一体”，摒弃“勤兵默武”，停圈地，整吏治，罢三饷，宽逃人法，与民休养生息，但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满族亲贵，策划于密室，争斗于朝堂，顺治的改革举步维艰，风云迭起。

龙庭上威严万分的顺治，却是一个多情善感的皇帝。他不顾母后及朝臣的反对，执意钟情于已成为弟媳的乌云珠。两心相许，互为知己，痴心相爱，感天动地。爱与恨，生与死，权力争夺，刀光剑影，迭相交织。最后爱子被害，董鄂妃逝去，顺治万念俱灰，一心遁入空门，但不幸染上天花，英年早逝。

著名历史小说作家凌力女士以史为翼，驰骋于文学的天空。宏大的历史背景与传统叙事艺术相交融，跌宕起伏，千曲百回。语言洗练典雅，流畅精美。评论家曾赞曰：一部不可多得的深沉凝重、大器磅礴的历史小说佳作。

引

子



从山海关到京师，正东西走向。其间五百余里，平野广袤，峰峦起伏，滦河、白河、青龙河在川原上滚滚流淌，雄伟的古长城在燕山山脉间蜿蜒，永平府就在这山川接界的地方。

都说永平府的风水对王者不利。二十二年前，大清朝廷还在关外，同太宗皇帝共执国政的二大贝勒<sup>①</sup>阿敏，就因为弃守永平问了死罪。到了大兵入关，定都燕京，八旗亲贵在京师四周跑马圈地时，摄政睿亲王多尔衮<sup>②</sup>又看中永平，禁止他人圈占。不久，皇上亲政，追论多尔衮谋逆大罪，削爵削谥，籍没家产人口，“欲驻军永平以篡大位”，便是主要罪状之一。

---

①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初，仍遵祖制实行四大贝勒共理国事，轮流执政。为了加强皇权，太宗不断寻机削除异己。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先后被治罪而死。唯大大贝勒代善因拥戴功受优遇。

② 睿亲王多尔衮，是清太宗皇太极之弟、顺治帝之叔。皇太极去世时，顺治帝年幼，多尔衮为摄政王，总揽朝政大权。顺治七年病死，次年追论谋逆罪。

有些亲贵却不在乎前车之鉴，多尔袞一垮台，便纷纷来永平府设立王庄、田庄。这两年山川秀美的所在，不时出现楼阁亭台点缀的花园、歇山顶的高大堂屋、卷棚式的青砖住房，一派华美富丽，乡下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了。

在老百姓眼里，永平府何止风水不好，它简直是个大劫大难之地。就说那次二大贝勒阿敏弃守永平，临行时一次屠城，将归降的明朝官员和所有百姓，不管男女老少，杀了个一干二净。后来，这里又成为明军、清军、李自成军反复争夺的战场，走马灯似的杀过来杀过去，终于无人可杀，只余下遍地瓦砾，满目榛荒。

偏偏小民眷恋故土祖坟，一俟战事南移，便络绎回到残破家园。趁着朝廷蠲免三饷<sup>①</sup>、轻徭薄赋，也仗着永平府圈地较少，居然人口渐增、耕地渐复，近年才又成为京东较为繁盛的大府。

到了顺治十年，除去南明永历<sup>②</sup>据有西南一隅，郑成功还在东南海上抗争，十分天下，八分已归大清。对于远处北方的永平，战乱已成为过去。农事方毕，秋霜初降，逢着此地最有名气的东岳庙会，三村五庄的进香赛神队伍，便从四面八方拥向东岳庙的所在地——虹桥镇。

虹桥镇的东岳庙前和通向四乡的大路口，早已布棚林立，摊贩如云了。火势旺盛的炉边，热气腾腾，铜勺敲着锅边当当响，卖的是油炸果子、油豆腐、豆浆、豆腐脑、杂碎汤；提篮挎筐的小贩声声吆喝，叫卖着酱鸡、卤蛋、夹肉火烧、点红馒头；茶棚、酒棚随处可见；落花生、炒栗子、金黄柿子、山里红，更摆得一堆一堆的。小地摊最多，在兜售用麦草、箔纸编制的各种玩具；身上写着“富贵有余”字样的红鱼；手捧大元宝笑嘻嘻的“招财童子”；盛满银锭、金光闪闪的“聚宝盆”；象征福气的红绒蝙蝠，等等。摊贩的主顾主要倒不是赛神队伍，而是这些来自方圆百里内的游人看客。这里既有身着直领衫、交领衫、毡帽布鞋，被满洲人称为“蛮子”的汉人，又有长袍短褂、皮帽皮靴，被汉人叫作“鞑子”的满洲人、蒙古人；既有缠腰带、背褡裢、一脸风霜的庄户人，又有长衫翩翩、满面书卷气的文人。不管是哪种人，都将在这纷纷攘攘的庙会上吃饱喝足看够，然后买点小玩艺带回家：买个“聚宝盆”，叫作“求财如意”；买只绒蝙蝠，叫作“戴福还家”。只这吉兆，就够叫人舒心快意的了。这就难怪太阳才上一竿，镇上已经万头攒动，一片嘈杂了。

“来了！”“来了！”镇北欢声四起，人们纷纷拥向路口，直铺出去半里路之遥。他们让出主道，翘首北望。可不是！两个村的赛神队伍已在镇外一里处的

① 三饷：即明末最苛重的辽饷、练饷、剿饷，三饷加派，超过正赋数倍。顺治元年免除。

② 南明永历朝其时据有云、贵、桂及川、粤部分地区。

岔路口会合，仿佛地面突然生出了一片五颜六色的小树林！锣鼓喧天动地，越敲越近，盖过了一切声响，把虹桥镇那年节般的气氛，撩拨得更加红火。

一张长二丈、宽三尺的红色长幡，由一群吹鼓手簇拥着，首先进镇了！长幡白边白字，写着“庄户屯进香赛神会”。随后的十面神幡同样高大，色分黄、橙、红、绿、黑、白、蓝、紫、翠、粉，一张张非常精致漂亮：有的顶着生动的莲朵，有的悬着鲜艳的流苏，有的垂着长长的飘带，彩线满绣的流云海水、花草鸟兽，围绕着一行行或白或黑的斗大汉字：

“敕封北极悬天真武大帝”；

“敕封天仙圣母碧霞洪德元君”；

“敕封忠义仁勇伏魔关圣大帝”；

“敕封五湖四海行雨龙王”；

“敕封山神土地财神三圣之神”；

“敕封青山水草马王元神”；

“敕封山川地库煤窑之神”；

……

每面神幡前都有数人抬着一尊神像。神幡神像之后，便是庄户屯拿手的过会：五虎棍、秧歌、十不闲。色彩缤纷的队伍载歌载舞，变换行列，煞是好看。路两旁人群涌动，喝彩叫好不绝。最热烈的一声满彩，抛给了手持头幡的那位壮汉。二丈长的幡旗，碗口粗的撑竿，加起来重量不下百斤，他竟把竿底顶上肩头、前额和肚皮，高高的幡旗摇摆着看看要倒，惊得人们尖声怪叫，他却快移脚步，轻扭身躯，刹那间恢复了平衡。

“北地民俗果然粗犷，也就难免粗俗！”人群中一个身着紫红漳绒披风的文士对同伴大声说，力图压过震耳欲聋的锣鼓响。他的同伴看他一眼，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猛然间，一派箫笙管笛，歌吹盈耳，又一队赛神行列进镇了，长长的黑色头幡上，一行白色大字格外醒目：“马兰村进香赛神会”。

犹如海面刮过一阵烈风，人群中顿时卷起一重兴奋的大潮。疯魔了似的观众，你推我拥，拼命朝前挤，后边有人合掌念佛，前排又跪倒几位老妇人频频叩头。原来，头幡之后，那绣满绿竹、白底红字、大书着“南无南海观音菩萨”的神幡，冉冉而至，幡下的观世音却是活生生的真人所扮：云髻高耸，顶着雪白的佛巾，两绺青丝轻飘飘地垂向胸前，长眉入鬓，杏眼半垂，朱唇微努，粉腮娇艳，眉间一点佛痣鲜血似的红，一手托净瓶，一手持柳枝，一动不动，活脱脱是“净瓶观音像”的再现。难怪喝彩声如潮，压过了锣鼓吹打；难怪有人随着这面神幡一步一揖、三步一叩首地同往东岳庙祈福。

“好一个南海水月观音！”着紫红披风的文士眉飞色舞，鼓掌大喊。他的同伴却拈着胡须看呆了，半天才喃喃地说：“宝相庄严，宝相庄严！真如青莲化出，狮驯象伏，令人尘心顿洗！……值得访他一访！”

着紫红披风的文士哈哈一笑：“我料他不过三流歌童，笑翁其有意乎？”

“什么话！你初次北上，还不知道，如今京师歌场浪荡妖淫，不堪入目至极。此童姿秀神朗，眉目轩爽，若能有所成就，堪扫梨园颓风也未可知……”

两人谈论间，神幡神像、高跷、旱船、狮子舞渐次过完，路边观众也在队尾合围，簇拥一团，即将进镇。

忽见一个穿红袄的小姑娘冲进镇，像条小红鱼似的从人群的缝隙中钻过，极力向前追赶。她汗水涔涔，面色发白，瘦瘦的小脸仿佛被惊恐的大眼睛占去了一半，小嘴艰难地翕动着，很引人注目。她终于追上了马兰村的进香行列，一把拉住那高大魁梧的跑旱船的“艄翁”，放声大哭。她呜呜咽咽地说了几句什么，周围的村民顿时惊呆了。“艄翁”摘下头顶的破草帽，慢慢地在胸前揉成一团；而那位标致出众的“观音大士”却猛跳起来，直眉瞪眼地嚷道：“我不干了！回村！”

“回村！回村！”众人醒悟过来，一呼百应，人人心急火燎，大吼大叫。于是，幡旗、神像、旱船、高跷和两头杂有金箔丝的鬃毛黑狮子，花花绿绿、高高大大、神神怪怪，拥着又瘦又小的红袄女孩，掉转头，一阵风似的冲出了虹桥镇。

“怎么回事？他们不进香了？”

“八成家里有人得了急病……可也用不着众人都回去呀？”

“我看是回村救火！”

……

人们惊异不定地猜测着，议论纷纷。嘈杂的喧闹中，蓦地挤出一声惊慌的锐叫：“圈地啦！有人去他们村圈地啦！……”

圈地！这两个字像晴天霹雳，落在虹桥镇上空，落在这上万百姓的头顶，人群猛的一静，跟着就爆发了海潮般的喧嚣，密集的人堆里的骚动，很快就扩展成可怕的拥挤和混乱。前几年京畿一带的跑马圈地，已使人们成了惊弓之鸟，如今马兰村又圈地了，莫非是个先兆，永平府都得遭殃？人们再也无心进香祈福了，各村赛神队都想赶快出镇；所有看热闹、做生意、赶集的百姓也急匆匆地要赶回家去。许多股人流纠缠一团，你冲我突，不知有多少人被撞倒、挤伤、踩翻，霎时间这里暴喊，那里惨叫，大人吼，小孩哭，乱撞乱挤的人群腾起的黄尘，直冲上天，把整个虹桥镇都遮没了……

黄尘散落以后，虹桥镇如同遭了一场劫难，满地是丢弃的大小鞋袜、破碎衣片、踩坏的筐子篮子、摔烂的柿子鸡蛋、碰翻的杂碎汤。只有几个肮脏的乞



丐,在印满杂乱足迹的尘土中寻拣吃食。

清晨那繁荣的市面、热闹的年节气氛,仿佛是一场梦幻。

马兰村头,十一面长大的神幡靠放在树上,一尊尊神像,排列在道路两旁,而那些身穿红绿彩衣、一脸脂粉黛色的村民,早已散进村南开阔的川原,像棋盘上摆满的棋子,一个个守护着自家的田地。村边老槐树下,站着几列手持蓝色小旗的骁骑兵。许多百姓围着骁骑兵领队跪求哀告、哭叫争辩,“舂翁”、“观音”和红袄小姑娘也挤在人群中。

领队听得不耐烦,掏出鞭子,左右开弓地一顿猛抽,才把围着的村民打散。他大喝一声:“圈!”骁骑兵们嗷嗷怪叫,放马狂奔,在一大片田地周围插满了小蓝旗。一个村民扑跪在地头,呼天喊地,捶胸恸哭:“我的地!我的地呀!……”

那位“观音大士”的云髻、佛巾和净瓶,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变成穿着肥大白道袍的秀美少年,他蓦地暴跳而起,照着一名骁骑兵的肚子,猛撞过去,骁骑兵一个跟头摔出去好远;另两名骁骑兵大怒,立刻举起长枪一左一右逼住了他。

少年心慌,撒腿就跑,骁骑兵拍马追去,长枪的枪尖只在少年后心弄影。银光忽地一闪,少年叫声“不好!”纵身一跃,就地急速地打了几个滚,但那飞起的一枪还是刺中了他的左臂。他一把按住伤口,殷红的鲜血从指缝间渗流出来。少年一扬脑袋,眼睛喷出怒火,一脸豁出命去的倔强神态,挺胸正对一拥而上的骁骑兵和他们的长枪。

“嘎啦依里剋<sup>①</sup>!”一声大喝,仿佛炸响一个爆雷,只见人影飞动,刀光闪闪,“嗖”的一声响,两支长枪枪尖连着红缨突然一起落地。冲在最前面的两个骁骑兵大惊,一勒缰绳,战马扬蹄嘶鸣。一位壮实得像铁塔似的老满人站在他们和那小蛮子之间,用快刀削掉了他们的枪尖。更令人惊异的是,这老满人尽管衣袍敝旧,却佩着皇族的标志——红带子。这些骁骑兵们显然是汉军旗的,立时傻了眼。

老满人挥刀大骂:“阿济格居色波哀特拉拉波阿衣巴图鲁色木比<sup>②</sup>!”他说的满语,骁骑兵们可能全都没听懂,但都吓得跪倒了,静听着甩过来的一串臭骂。只有最后一句他们听得明白:“多霍罗<sup>③</sup>!”他们立刻照办,恭恭敬敬地叩了头,乖乖地拉马走开了。

① 满语:住手。

② 满语:欺负小孩子,算什么英雄?

③ 满语:滚!

老满人愤愤地将腰刀入鞘,对谁也不理睬,倒背着双手,大步回村去了。

“同春哥!”红袄小姑娘直扑过来,面无人色,大眼睛里满是惊恐和怜惜。她一把托住少年的左臂,结结巴巴地说:“你伤,伤着啦!……”一语未了,眼泪倒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少年脸一红,勉强笑道:“擦破点皮,不碍事的……”

村民们终于聚在一处,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两个文士走近村民,想要弄清来龙去脉。谁知村民们对他俩一打量,立刻变了神色,眼睛里透出一股冷冰冰的敌意,像避瘟疫似的纷纷躲开了。

穿紫红披风的那位打了个哈哈,说:“你我的装束把他们吓跑了。”

确实,他俩的便袍、便帽、披风,都是满洲式样的。村民们虽然都已薙发留辮,但衣裳大都是前明通行的交领衫、直领袄,妇女还是短襦、长裙、发髻,全套汉家服饰。留须的一位不禁深深叹了口气。

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站在一边筒着手看热闹。仔细端详,他竟是个身着袍褂马靴、头戴皮暖帽的满洲娃娃。留须的文士招呼他:“哈哈珠子<sup>①</sup>!哈哈珠子!”

那孩子高兴得一蹦,跑了过来,用流利的汉话快活地说:“哎呀,你会说我们家的话!”

“告诉我,哈哈珠子,这是怎么回事?”

“圈地呗!那个粮户小头目,拿地投充<sup>②</sup>了安郡王,又去投佟皇亲,连带着把跟他有仇的人家的地都投充了去,冒说是他自个儿的!……”孩子指手画脚,热心地介绍着。

“哦?安王爷……”留须的文士一惊,定定神,又问:“那位红带子是什么人?”

孩子自豪地一挺胸脯:“是我的玛法<sup>③</sup>呀!”

“你们是哪个旗的?怎么住在这儿?”

孩子脸一沉,喊道:“我不告诉你!”说着扭头就跑了。两位文士瞠目相视:这古怪的地方,有这许多古怪的事,古怪的人!

沉默许久,穿紫红披风文士黯然道:“我只说南边冤狱伤天害理,今日才知,北边圈地也……唉!”

留须的一位看看同伴清秀白皙的面容,触到他眸子深处的冷光,沉吟道:“这样吧,明天一早,我就去见安王爷。”

① 满语:男孩子。

② 平民个人或全家随带土地房产,投靠旗人为奴,以求庇护,称为投充。

③ 满语:爷爷。

穿紫红披风的眼睛不看同伴,低声说:“那么,我在京师候你?”

“一言为定!”

马兰村口,二人拱手作别。

## 二

惊蛰方过,一场春雪又不歇气地下了一天一夜。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屋顶、楼台、道路,遮掩了一向的纷乱和肮脏。熙熙攘攘的京师南城,一时变了模样。街上行人稀少,小黑驴载着主人,不紧不慢地穿街走巷,撒下一路清脆的串铃响。驴蹄在雪地上翻出一个个银杯似的印痕,随即就被紧跟驴尾巴的淘气孩子踏碎了。

转进莲子胡同,小黑驴竟自踏上一处朱红大门的石阶,蹄声得得,串铃丁当,吓得门丁一把拦住,大声叱道:

“你这人,讲理不讲理?怎么骑驴往人家里闯?……”

驴背上的人推开风帽,露出一张笑眯眯的脸。门丁喜得一跳:“啊呀,是吕爷!”他转身对门里高喊道:“吕爷来啦!”里面一递一声地重复着向内通报。

“笑翁!你到底来了!等得我好苦!”有人一路喊着,转过影壁,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双手扳住来客的肩膀,笑道:“雪天故人来,大吉大利!”

二人相携进门,过影壁,入游廊。数月前他俩在永平马兰村分手,至今才得重见,自然很是愉快。迎客者显得格外潇洒豪爽,笑着说:“园中红杏将开,不料飞雪又来。春寒料峭,不亚于寒冬哩!”

来人略一沉吟,低声说:“文康所托,极是不巧。安王爷还未来得及过问,便拜宣威大将军,统兵戍防归化城去了。有负老友,惭愧得很!”

迎客者眼里掠过一道失望的阴影,旋即笑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又何必挂怀?我原本未抱多少期望……”

这是两位江南名士。来客姓吕名之悦,字笑天,家在钱塘,人称笑翁。他四十三四岁年纪,长髯及胸,神态蔼然,眼睛里常含笑意,令人可亲。迎客者陆健,字文康,籍贯仁和,世家子弟。他面白无须,眉黑发青,虽然已过而立之年,仍然显得年轻,不失一翩翩佳公子。只有特别留意,才能发现在豁达、从容风度的掩盖下,他眼睛深处的冷漠和无情。钱塘和仁和同属杭州府,两人早年就诗酒唱和,十分相投。国变之初,吕之悦因文名受聘为一位满洲将军家的塾

师。陆健却因人诬告谋反，陷入了江南十世家狱。这件牵连江南最大的十家士族的案子，延续数年，时紧时松，始终不得了结。陆健仗着万贯家财，上下打点，也仅买了个不入狱受辱的处境。这次他北上进京设法解脱，正巧与老友重逢。原来吕之悦随东家进京后，被满洲亲贵中的“南派”安郡王慕名延为宾客，便自告奋勇要为陆健向安郡王说项。安郡王出猎永平，在王庄驻蹕，于是才有二人同往永平之举。

说话间他们已到花厅门首。陆健道：“你来得正巧，今天，在京的南边故交旧友为我设一日酒戏钱行，尽都是些愤世嫉俗、不得志的他乡之客，你听。”花厅传出一阵阵哄笑，有人鼓掌，有人喊叫。“来吧，我给你一一引见。好多朋友都对你仰慕已久了。”

“不必不必！”吕之悦连连摆手，“你还不知我？最爱独坐独酌，听诸人言，观诸人行，细细品味，乐无穷也！……你方才说什么钱行，你要南归了吗？”

陆健略一迟疑，哈哈一笑，并不作答，径直领老友进了花厅。在这宽敞华丽的厅堂里，充溢着酒香和薰炉飘出的檀香气息。十多个人或坐或立，围着正中一张镶大理石的紫檀雕花圆桌，大说大笑。花厅东西两侧，用四套相同的紫檀雕花短榻、台几和太师椅，隔出四个小间，面向正厅，若断若连。各小间布置不同：或以山石盆景取胜；或悬琴剑、列古鼎；或陈书画以悦情；或供鲜花以迎客，最宜于清谈品茗。吕之悦舒服地向短榻上一靠，顿觉梅香扑鼻。数盆古梅怒放，为这精致的小间平添了一派江南风韵。吕之悦推陆健出去，愉快地说：

“你既卖关子，就请去应酬别人吧！让我在红梅花下享享清福！”

陆健笑着走向正厅。两个书僮正扶一位醉者离席。此人眼睛都睁不开了，却还扬眉挺胸，口齿不清地吟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复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摇摇晃晃，“咕咚”一声躺倒地上，招得众人鼓掌大笑。

陆健端起桌上那只光华灿灿、镂刻着凤凰牡丹花色的双耳银觚，眼睛遥遥呼应着吕之悦，笑着大声说：“我再讲一遍：这只银觚容酒三斗，能胜饮不醉者，银觚奉送，陆健陪饮，以谢诸君厚意。自辰时起，已醉倒十八人。难道此觚终将无主吗？……”

院中一声“客来！”一个年轻人打中门阔步而入，喧闹声戛然而止，靠门边的几个人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好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但见他月白风帽，月白长衫，一领湖色披风飘在身后，细眉长目，隆鼻朱唇，皎如玉树临风，有飘飘欲仙之概。他登上台阶，直入正厅，扫视下一双双流露出惊诧和赞美的眼睛，傲然一笑，大喊道：“来！银觚注酒！”

书僮赶忙奉上斟满美酒的银觚，他接过来，对酒面轻轻一吹，然后如长鲸

汲川，几大口就吸去了觚中酒的一小半。他仿佛来了兴致，一甩头挥去风帽，一伸手撩开披风，“咕嘟咕嘟”不歇气地开怀畅饮，直喝到头仰身倾，银觚倒扣。他高声赞美道：“好酒！好酒！”一手倒拿银觚向众人示意，又十分洒脱地深深一揖，清湛的目光望定陆健：“在下徐元文，特来为陆健兄饯行！”

陆健立刻接过银觚，示意侍童注酒，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来人，心里很激动。

众人惊叹不已：原来是江南世家昆山旧族徐府的公子徐元文！人们望着这两位一见相许的风华人物，小声地传说着这位徐公子的才名轶事：

“……人都说他年方髫龄，已具公辅之量。一日自书馆回家，过门槛时偶然扑倒地上，他的父亲扶他起来，戏曰：‘跌倒小书生。’他应声而对曰：‘扶起大学士！’……”

“知道吗？他的亲舅父就是一代大儒顾亭林先生啊！”

“所以嘛，云游两京，浪迹天涯，至今不肯入仕……”

银觚酒满，陆健举觚朝徐元文、又向众人一揖，高声道：“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吟罢，俯身就觚饮酒，渐渐直腰、抬头、仰面，一饮而尽，不漏不滴，无声无息，仿佛细流汇入深潭，自然而又冷静。他把空觚掷给徐元文身后同来的小童仆，又向众人举手高高一拱，道：“多谢！”

众人喝彩鼓掌，满堂喧笑。唯有远远坐在短榻上的吕之悦，望着陆健，紧皱双眉，拈须沉吟。

宴桌摆在大厅，东道主们来请众人入席。陆健是主宾，被首先让进。酒过三巡，鼓乐齐鸣，粉墨登台，一出《南渡记》开场了。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的笑骂声一浪高过一浪。

第一出是李自成进北京，明朝进士、户科和兵科给事中陈名夏、龚鼎孳投降，被授为直指挥使，巡查北城。两人洋洋得意，不可一世。第二出，清军入关，李自成败走，陈名夏、龚鼎孳吓得逃往江南。他们抖着水袖，丧魂落魄。第三出，二人逃至杭州，追兵蹑踪而至，一时情急，躲到岳坟前铁铸秦桧老婆王氏胯下。正逢王氏月事，当追兵过后二人出来时，头上尽是血污……

事实上，龚鼎孳降清后曾升任左都御史，不久又被罢免；陈名夏才高品劣，虽然现任内秘书院大学士，却是人人唾骂，满、汉都瞧他不起。《南渡记》以他们为靶子，既少忌讳，又很出气。所以，当两人走出王氏胯下，满头满面污血淋漓时，举座狂呼叫好，喧闹声险些掀了屋顶。

“啪！”一声山响，一位清瘦、严肃的文士拍案而起，大喝道：“岂有此理！不成体统！”他虽气得满面通红，却在强自抑制，好不容易换了冷静一点的声调：“污秽如此，焉可入目？快取清水来！”

人们瞠目相视，认出他是湖广文士熊赐履，以文章道德闻名于时。这是怎么了？难道要作法事？童仆连忙捧上一盂清水。熊赐履背对戏台，面朝大众，从容取水清洗双目，然后闭眼肃立片刻，大步走出客厅。众人先是愕然，随后哄然大笑，一时“假正经”“假道学”的喊声响遍厅堂。

笑骂声渐渐停息，一个低沉悦耳的声音格外清晰：“诸君何需嘲笑熊公子！此人严正耿直，道学深湛，来日方长，不可限量。”说话的是笑容可掬的吕之悦。

陆健笑道：“笑翁应许他什么？”

吕之悦捋着须髯，说：“一代宗师，道学大家。诸公子孙将争列门墙。”

“那么徐元文徐公子呢？”

吕之悦像吟诗般颇有滋味地说：“其淡如菊，其温如玉，其静如止水，其虚下如谷。有经世之才，具宰辅之量，大器也。”

许多人都不相信地笑着交换眼色。徐元文给众人的印象并非如此。唯有徐元文本人不自觉地抓紧自己的手腕，眼睛里闪过一道惊愕的光芒。

一位相貌异常俊美的年轻文士坐不住了，挨上前深深一揖：“学生张汉，祖籍嘉兴府，二十四岁，请笑翁赐教。”

吕之悦眯眼看看他，笑道：“且赋诗言志。”

张汉挺胸凹腹，神采飞扬地吟道：“十年勤苦事鸡窗，有志青云白玉堂。会待春风杨柳陌，红楼争看绿衣郎。”

《南渡记》的作者许巨源已届中年，却十分粗豪，此时也赶来赋诗言志：“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野桥。”

吕之悦点头笑道：“张子十年勤苦，仅博红楼一看，当为风流进士。许子嘛……”他望望浓眉大眼的许巨源，停了片刻，才说：“许子虽寒，必当大用。”

张汉又高兴又懊丧，脸儿红扑扑的；许巨源哈哈一笑，并不介意，各回席上。

陆健悄声问：“笑翁，你看许巨源，似有难言之隐？”

吕之悦低声答道：“英华太露，诚恐不寿。”

“那么，你看我呢？请直说。”

“你？半世坎坷，晚来得福。”

陆健大笑：“我的事你都清楚，自然说得好听！”

吕之悦看得明白，陆健的一双眼睛毫无笑意，倒是掩藏着难以名状的、深深的忧虑。就像这整个聚会的情调一样，高呼大叫，狂饮大笑，乃至那不成体统的《南渡记》，这一切玩世不恭、故作旷达的名士派头，都是为着掩饰和发泄：掩饰内心的悲酸，发泄不得志的愤懑。吕之悦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信不过老友么？”

陆健笑容倏失，对吕之悦默默注视片刻，然后探手入怀，掏出一封信，默默递过去。吕之悦抽出信函展开，寥寥数十字，个个都写得很大，很潦草：

“江南十家谋反风声日紧，诬告者辈出，君将被陷拿问。近期切切不可返杭，事急事危矣！千万千万。”

吕之悦倒抽一口凉气，紧皱眉头，低声道：“若是这样，则京师也非善地，不可久留，万一通缉文书呈送到京……”

陆健叹道：“今日不已钱行了吗？”

“出京后，你意欲何往？”

“如今我是有家难归，有友难投，只好云游天下了。”

吕之悦沉吟片刻，说：“文康不妨时时通个音信。待安王爷回京，我设法为你求一道赦书……”

陆健一摆手：“不必了！陆健一人何足道，十家十族，几百户，数千口啊！……”他说着，眼里突然涌出泪水。吕之悦望着他，也说不出话了。

陆健用手指缓缓抹去泪水，平静地说：“尚有一两件琐事要办，日内就将离京，不再聚了，后会有期！”

这天正逢初八，是石镫庵的放生日。

庵堂前的石阶上，摆着一笼鸟雀；石阶下的双轮推车上，放了一盆鱼虾、一筐螺蚌。鸟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水中鱼游虾跳，螺蚌不时探头出壳。陆健赶到这里，已是最后一名，赶忙把一尾二斤多重的红鲤放进水盆，便退入四周的放生善主行列中。

石镫庵的几位僧人低眉合掌，对着放生物诵经祝福毕，开笼放鸟。鸟儿获得自由，争先恐后地冲出樊笼，展翅高飞，在天空快乐地鸣叫。也有的呆头呆脑，留在笼中；或虽飞了出笼，却停落在屋角房顶。据说这鸟雀的放主便是孽缘未了，还须修善。至于鱼虾螺蚌，则由僧人用车送进皇城，投入金水河中。因为禁城之内，少有网罗钓饵之灾也。

得生的鸟雀的喜悦，使陆健十分感慨。放生车出庵往皇城去，他也不由自主地跟在车后，直走上西长安大街。

陆健并不崇佛信道，但他是个有名的孝子，必须替母亲完愿。

许多年以前，陆健不过七八岁，父亲为内阁学士，举家居京，母亲每月初八都要往石镫庵放生。这次陆健进京，母亲再三嘱咐此事，但陆健忙于奔走请托，几乎忘却。眼下就要离京，非办不可了。如今果真亲手放生，陆健却又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说不清是替母亲完愿还是为自身祈佑了……

西长安门遥遥在望，陆健心头忽然涌上一股悲酸。当年他家就住近西长安门，在李阁老胡同里面，周围尽是国朝名臣名士的旧居。他曾指着李东阳故宅，稚气地斥骂这位三朝元老的虚伪圆滑；他曾钻进袁宗道寓所的抱瓮亭外，在凉阴满阶的六株大柏树间捉迷藏；米万钟的湛园，更是他幼时的天堂，那石林、竹渚、松关，那曲水、欹云亭、仙籁馆，留下了他多少小小足迹！如今这一切，都被那些茹毛饮血、杀人如麻的蛮夷之族霸占了！他自幼心爱的“天堂”，想来已被糟践得不成样子……

不知不觉，已来到西长安门。放生车进了皇城，陆健等几位善主被拦在门外。他转身向南，打算取道棋盘街回南城，却见登闻院门口聚了黑压压的一堆人，在看门边张贴的文告。陆健好奇，也挤了进去。那正是登闻院告示，说，凡是圈地投充案件，因积压日多，不再受理，告状民人均应赴各县府州衙门申诉。

西长安门下这三间厅堂，叫登闻院；院内一座小楼，悬着一面鼓，叫登闻鼓。明朝旧制：民有冤抑，有关官府不为审理又不代转达，便可击登闻鼓告状。大清沿袭明制，每日派有满汉科道官各一人，轮班掌管此事，隶属都察院。眼下辰时已过，登闻院栅门尚未开启。

看罢告示的人渐渐散开，却没有一人离去。天气奇冷，人们呵手、跺脚、搓耳朵，抵御着刺骨寒风，也不时互相打量一眼，目光都很沉重，谁也不做声。

两名兵丁来开门，人群忽拉一下围了上去。栅门“喀啦啦”响着刚拉开一半，一位少年像扔出去的一块石头，倏地冲向登闻鼓，从棉袍下抽出一把短斧，照着鼓面连击两下，蒙皮劈破，露出一个黑窟窿。众人大惊，立刻有兵丁赶去按住少年，把他连人带斧推上厅堂。告状的人们挤在院里门外，全吓呆了。

堂上官员怎样审问少年，院里听不清楚，但人们看到，几名差役按倒少年，举起水火棍就打。棍子起落，劈劈啪啪，声声入耳，打在满院告状百姓的心上。足足打了三十棍，少年居然一声不哼。两名差役拖着少年推出院门，人群中一个满面愁容的魁梧大汉赶忙冲过去，扶住了他。另有一名书办站在阶前对众人喊道：“大人念他年幼无知，棍责逐出，不然要治重罪！现今登闻鼓劈破，登闻院无法理事，诸人都回去！何日开门，要等上司裁决。走吧！都走！”

众人被驱赶出门。有人埋怨少年鲁莽，有人可怜他挨打，围着卧在路侧喘气的少年看了片刻，便各自走开了。一直站在门外的陆健，见那孩子眉目清秀的脸惨白如雪，沁满豆大的汗珠，却仍是神情倔强、不肯认输的样子，心中十分不忍，又很感佩，于是上前说道：“我京中有住处，随我回去养伤……”

少年看他一眼，警觉地摇摇头，转向大汉道：“梓年哥，只得倚仗你了！……”



大汉眨了眨厚厚的眼皮，低声嘟哝道：“我，我要是回不来……”

少年咬牙道：“放心，梓年哥！咱马兰村多的是有良心的人！”

马兰村？陆健心里一亮，拉住少年的手：“去年秋天虹桥镇赛神，你可是扮过观音？你可是叫同春？可是为圈地的事来告状？”

同春和大汉一起望定陆健：“你？……”

陆健连忙说明情由。同春恨恨地说：“为圈地，我们来击过两回鼓了，每回都说我们不该越督抚官来京控告，赶出院门了事。乡下穷得吃不上饭，哪有盘缠上督抚衙门告状？县府州官又不受状子，还有法活吗？左右是个死，豁出去了！……”

陆健叹道：“即便如此，不也没有告准么？你们以后怎么办呢？”

少年和大汉都不说话了。大汉背起少年要走，陆健忙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塞在少年手中，说：“我帮不了大忙，好孩子，收下吧！”

少年一怔：“先生！……”

大汉背着少年对陆健跪倒了：“给爷叩头……”

陆健一扭脸，匆匆走开，再不曾回头。

一个时辰后，那大汉又出现在东安门外，破旧的棉袍外罩了件隶仆穿的黑色号衣。他看准了两位御史大人进皇城的机会，混进跟从的仆役队中，顺利通过了东安门，从东华门边顺着紫禁城墙，一直进入阙左门。大汉走到高耸入云的午门之下，就转而向北，从队列中单独分离出来。他远远望见几名守卫禁城的护军营军校朝他大步走来，深深吸了口气，发出一声震耳的尖厉喊叫：

“冤枉啊！——”

人们惊悚地看到，一个穿黑褂的大汉，扬着双手、迎着护军校、高呼着向北疾奔，在距护军校们三五丈远的地方，突然掏出亮晃晃的匕首，照着自己的胸膛狠命一刺，又踉跄着朝前冲了几步，慢慢地倒下了。他仰面倒下，躺在了午门前的长条石板御道上。即使离得很远，人们也能看到，他的眼睛瞪得很大，定定地望着，不知是望着天空，还是望着那遮尽天宇、黄瓦红墙的威严的五凤楼！

……………